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柳河東集卷二十一
三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瑞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臣李桂香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卷二十一

唐柳宗元撰

題序六首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據集元和五年十一月與楊晦之書云足下所

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

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題當同時作能

音

排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

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楊
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
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
取青媲白

媲匹計切爾雅曰媲配也

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

者人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
而俳又非聖人之所弃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

史公書有滑稽列傳

滑稽音骨稽音雞

皆取乎有益于世者也故

學者終日討說荅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

掬音拘

菊溜力則罷憊而廢亂罷音疲憊故有息焉游焉之說

教切

蒲拜切

不學操縵不得安弦

操切刀切見禮記注操縵雜弄也

有所拘者有所

縱也大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

蟲水草檣梨橘柚

檣音查

苦鹹酸辛雖螭吻裂鼻

螭音折螭也

縮舌澁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菹

側魚切周文王嗜昌

蒲菹屈到之茅

音騎楚屈到嗜茅有疾召其宗老屬之曰祭我必以茅

曾皙之羊棗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

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戲焉而不為虐歟息焉游焉而

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
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
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小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
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
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以勵其有益於世歟是
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咕咕然動其
喙也他協切嘗
也喙呼惠切彼亦勞甚矣乎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瑾字封叔嘗為萬年令
公嘗誌其墓碣謂其撰

崇豐二陵集禮藏之南閣如序所言據唐書崇陵德宗陵也豐陵順宗陵也又據序云司空杜公黃裳也宰相表貞元二十年黃裳相元和二年罷二陵正其為禮儀使時然黃裳罷相後方檢校司空此序當其罷相後作今相國郇公者裴均也均本傳元和三年入為右僕射俄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山南東道節度累封郇國公故此序言相國郇公以此時考之當作於元和三年云

瑾渠巾切又音瑾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卹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撫拾殘闕

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
邁自崇陵至於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由太常相天
下連為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太
常丞隴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秘器象物之
宜外之則復土斥上因山之制上之則顧命典冊與文
物以受方國一作萬國下之則制服節文頒憲則以示四方
由其肅恭禮無不備且一作備具苞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
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翦截而畢得其中顧問關決

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為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
氏乃悉去其所刊定及奏復於上辨列於下聯百執事
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之於太常書閣君子以為

愛禮而近古焉者

一無而古字一無近字一無者字

昔韋孟以詩禮傳

楚而郊廟之制卒正於玄成

韋孟為楚元王傳作詩諷諫其孫玄成以父任為郎

元帝永光四年詔議罷郡國廟時玄成為丞相有宜罷郡國宗廟之議凡三詳見本傳

鄭玄以箋

注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於小同

漢鄭玄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

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
恰義六藝論毛詩譜等凡百餘萬言稱為儒宗玄之孫

曰小同仕魏為關內侯高貴鄉公崇三老五更以小同為五更車駕躬行古禮焉

賈誼以經術

起而嘉最好學

賈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為博士後為梁懷王太傅死孝武初立舉賈

生之孫二人至郎守賈嘉最好學能世其家

盧植以儒學用而諶為祭法

後漢

盧植通古今學懷濟世志時竇武以靈帝初秉政朝議欲加封植雖布衣間武有名譽乃以書規之武不能用建寧中徵為博士乃始起馬五世孫諶事晉為中書侍郎撰祭法注莊子以行于世 舊史咸以為

榮今裴氏太尉公以禮匡義嗣

謂裴行儉瑾之高祖

侍中公以禮

議封禪

謂裴光庭瑾之曾祖

祠部公以禮承大事

謂裴植瑾之祖

大理公

以禮輔東宮

謂裴微瑾之父

而瑾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

充其闕其為愛禮近古也源遠乎哉瑾字封叔其伯仲
咸以文學顯於世大理之兄正平節公以儀範成家道
又以文雅經邦政今相國郇公其宗子也郇公以孝友
勤勞揚於家邦一無揚字遊其門若聞韶護入其廟如至郇
魯恩溢于九族禮儀乎他門則封叔之習禮也其出於
孝悌歟成書也其本於忠敬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
取榮於史氏也果矣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宗直字正夫公之從父弟也
元和十二年從公至柳而卒

公嘗誌其殯謂其誤漢書文章為四十卷歌謠
言讖識悉具備連累貫通好文者以為工此即

西漢文類之意也宗直死時年
三十三此序在永州未召時作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

駁音
剗

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

左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為史

一有
記字

迄於

今文錯相糺

音
糾

莫能離其說猶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

事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右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

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文者寵之

一作
襲之

文之

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

畔散不屬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病作驚墮愈

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

磔裂

磔陟格切

擣擦融結

擣俱運切擣之石切說文二字皆云拾也

離而同之與

類推移不移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羣

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琮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序

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

之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紀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

廢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為學者端耶始吾少

時有路子者自贊為是書吾嘉而敘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侯宗直也故刪取其敘繫於左以為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濫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迄於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

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于簡冊則二百三十年列
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

若乃合其英精

一作菁

離其變通論次其叙位必俟學古

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

一作文章

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

浹於漢氏

浹即協切

與文相準於是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

文次其先後為四十卷

楊評事文集後序

楊君陵也憑之季弟故序云宗元以通家修好幼獲省謁故得

奉公元凡命論次篇簡謂楊憑以序屬公也先友記云楊氏兄弟者弘農人憑由江南西道入

為散騎常侍凝以兵部郎中卒凌以大理評事
卒用知評事之為凌也審矣唐書云凌終侍御

史誤

矣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
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
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
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
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此興者也著述者
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

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策也比興者流蓋
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
暢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
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
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
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陳子昂嘗為右拾
遺唐興文章承徐
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正風雅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
莫能極張說封燕國公謚文貞為一代宗臣朝廷大述
作多出其手為文屬思精壯長于碑誌世所不

逮說歿後帝使就家錄其文行于世張曲江以比興之
開元後宰相不以姓著者曰燕公云

隙窮著述而不克備

張九齡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

其餘各探

一隅相與背馳于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

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詞諷誦

於文人滿盈江湖達於京師晚節徧悟文體尤邃敘述

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

是不數年而天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為鄂州新城頌諸

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

都符一作何義府太山羊士諤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

居記辭李常侍啟遠遊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
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既
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
遺文未克流於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
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修好幼獲省謁故得
奉公元兄命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於後

淮陽吳君文集序

據傳吳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擢進士第不書其父之名與文唯

戴初抑宗元謫永州而武陵亦坐事流永州宗元賢其材與序所言皆合武陵元和三年到永

序當在

是時作

博陵崔成務嘗為信州從事為余言邑有閭人濮陽吳君弱齡長驪而廣穎好學而善文居鄉黨未嘗不以信義交於物教子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鄉相賢

士率以亢禮余嘗聞而志乎心會其子侶

口早切與侃同樂也又強

直也亦音去聲

更名武陵升進士得罪來永州因奉其先人文

集十卷再拜請余以文冠其首余得徧觀焉其為辭賦

有戒苟冒陵僭之志其為詩歌有交王公大人之義其
為誅詆弔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舉六經聖人之大
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古之司徒必求秀士由鄉而升
之天官古之太史必求人風陳詩以獻於法官然後材
不遺而智可見近世之居位者或未能盡用古道故吳
君之行不昭而其辭不薦雖一命于王而終伏一作其
志嗚呼有一無有字可惜哉武陵又論次誌傳三卷繼於末
其官氏及他才行甚具云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序言乙亥歲某自南徐來以歷考之乙亥即貞元十一年

也序言王氏子某與余通家代為文儒然其名不得而考先友記中有所謂王紆王紹者紹得

幸德宗為徐泗節度今言

其伯仲豈是家之子弟耶

僕聞之世其家業不隕者

隕羽敏切

雖古猶今也

今一作乏

求之

於今而有獲焉王氏子某與余通家代為文儒自先天

以來策名聞達秉毫

毫一無毫字

翰而踐文昌登禁掖者紛綸

華耀繼武而起士大夫掉鞅於文囿者

掉徒弔切鞅於亮切

咸不

得攀而倫之乙亥歲某自南徐來執文貺予詞有遠致

又著論非班超不能續

一作讀

父兄之書而乃徼狂疾之

功以為名

徼古亮切

吾知其奉儒素之道專矣間以兄弟嗣

來京師會於舊里若璩瑒在魏

魏書應瑒弟璩瑒咸以文章顯璩音渠瑒徒郎切

機雲入洛

機陸機機雲陸雲也晉書二陸入洛三張減價

由是正聲迭奏雅章更

和播墳簾之音韻

墳音暄簾陳之切

調律呂之氣候穆然清風

發在簡素文章之胄曷能及此况宗兄握炳然之文

一作

握炳之文

以贊關石鷹冠銀章榮映江湖則嚮時之美談必

復其始某也謂余傳卜氏之學宜叙於首章操斧於班

郢之門斯強顏耳詩凡若干首

柳河東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卷二十二

唐柳宗元撰

序十三首

送楊凝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

楊凝初以吏部郎中為宣武軍判官

與韓昌黎同董晉幕下凝自汴朝正于京昌黎嘗作大星詩以送之時貞元十二年此云使還即凝自京還汴也汴州自大歷後多兵劉元佐元子士寧代之無度其將李萬榮逐而代之德宗命董晉領其軍晉一時幕府皆望人如韓昌黎劉宗經韋洪景等皆從之凝後亦預焉此序

所以言聖上於是撫以表臣贊以藝人而贊其
來朝之美也其曰禮部郎中許公即許孟容工

部郎中崔公即崔

羣皆一時預餞者

談者謂大梁多悍將勁卒

悍音早

亟就猾亂

猾音滑

而未嘗

底寧控制之術難乎中道蓋以將驕卒暴則近憂且至

非所以和衆而人民也將誅卒削則外虞實生非所以

扞城而固圉也是宜慰薦煦諭

煦吁句切

納為腹心然後威

懷之道備聖上於是撫以表臣贊以藝人參剛柔而兩

用化逆順而同道既去大慙

徒對切

遂安有衆故楊公以

謀議之隙對揚王庭不踰時而承詔復命示信于外

一示

出作

諸侯時當朝之羽儀凡同官之僚屬皆餞焉容受童

孺使在末位禮部郎中許公以宏才奧學已任文字顧
倡在席咸斷章而賦焉謂工部郎中崔公文為時雄允
宜首序謂小子預離觴之餘瀝俾撰後序編以繼之大
凡軍旅之制贊佐之重崔公序之備矣膺命受簡欲默
不敢故書談者之辭拜手以獻用充餘篇云

送崔羣序

崔羣字敦詩史有傳擢甲科舉賢良方正祕書省校書郎累遷右補闕翰林學

士中書舍人數陳讜言憲宗嘉納與韓昌黎友善韓集有與羣詩在元和初作與羣書在貞元十九年此序亦貞元末年柳耑時文也

貞松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於千仞之表和氣之發也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有貞心勁質用固其本禦攘冰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清河崔敦詩有柔儒溫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物議歸厚其有稟者歟有雅厚直方之誠以正其性懇論忠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歟是故日章之聲振于京師常

與隴西李杓直

名建杓
平遙切

南陽韓安平

名泰

洎予交友杓直

敦柔深明冲曠坦夷慕崔君之和安平厲莊端毅高朗
振邁說崔君之正余以剛柔不常造次爽宜求正於韓
襲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視默與道合今
將寧覲東周振策於邁且餞於野或命為之序予於崔
君有通家之舊外黨之睦然吾不以是合之崔君以文
學登于儀曹敷於王庭

敷音
揚

甲俊造之選首讎校之列

然吾不以是視之於其序也載之其末云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今戎帥楊大夫朝晟也朝晟傳嘗為邠寧

韓游瓌都虞候游瓌御士寬軍驕張獻甫來代軍遂亂衆脇堅軍請以范希朝為節度使朝晟斬首惡者一百餘人獻甫遂入朝晟加御史大夫貞元九年獻甫卒遂代為邠州靖城方渠合道木坡以遏吐蕃路云云與序所言揚朝晟軍政之嚴及備虞西戎之意皆合辟賓佐必其初年序作此時云

僕間歲驟遊邠疆

驟鉏救切邠音彬

今戎帥楊大夫時為候奄

盡護羣校用笞法箠令不吐強禦下莫有逼撓凌暴而犯令者沉斷壯勇專志武力出麾下取主公之節鉞而

代之位鵲冠者

鵲音昌

仰而榮之今又能旁貴文雅以符

召文士之秀者河南獨孤密署為記室俾職文翰翕然
致得士之稱於談者之口蓋朝廷以勇爵論將帥豈濫
也哉獨孤生與仲兄實連舉進士並時管記於漢中新
平二連帥府俱以筆硯承荷休德位未達而榮如貴仕
其難乎哉噫自犬戎陷河右逼西鄙積兵備虞縣道告
勞內匱中府太倉之蓄僅而獲廢投石而賈音古勇者思
所以奮力論者以為天子且復河壖故疆壖而宣切拓達西

戎

拓音託

而罷諸侯之兵則曳裾戎幕之下專美文墨為

壯夫捧腹甚未可也吾子歷覽古今之變而通其得失

是將植密畫於借筋之宴發羣謀於章奏之筆上為明

天子論列熟計而道揚威命然後談笑罇俎賦從軍之

樂移書飛文諭告西土刼脇之伍俾其簞食壺漿犒迎

王師在吾子而已往慎辭令使諭蜀之書燕然之文炳

列於漢史真可慕也

漢武帝時唐蒙通夜郎發巴蜀吏卒民大驚恐上使司馬相如責唐

蒙因以檄告巴蜀民以非上意和帝時竇憲破北單于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

不

然是瑣瑣者烏足置齒牙間而榮吾子哉

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詩序

公既謫永州而吳武陵亦坐事

謫於此武陵至永在元和三年序當在後作

觀室者觀其隅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則其中必端莊宏達可居也人孰異夫是今若杜君之隅可觀而中可居居之者德也贊南方之理理是以大總留府之政政是以光其道不撓好古書百家言洋洋滿車行則與俱止則相對積為義府溢為高文慙而和肆而信豈詩所謂

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者耶今往也有以其道聞於天子
天子唯士之求為急杜君欲辭爭臣侍從之位其可得
乎濮陽吳武陵直而其文樂杜君之道作詩以言余猶
吳也故於是乎序焉

送寧國范明府詩序

范傳真新舊史皆無傳序云其季弟為殿中侍御史以舊

史考之乃范傳正也傳正有傳言自渭南尉拜
監察殿中侍御史即與序合且曰以其言也告
于其僚公為監察御史與
之為僚乃貞元二十年云

近制凡得仕於王者歲登名於吏部兵部必參其等列

分而合之率三十人以為曹謂之甲名書為三其一藏之有司其二藏之中書洎門下每大選置大考績必關決會驗而視其成有不合者下有司罷去甚衆由是吏得為姦以立威賊智以弄權詭竊竄易而莫示其實古說

委切竄取亂切

必求端慤而習於事辯達而勤其務者命之官

而掌之居三年則又益其官而後去其職有范氏傳真者始來京師近臣多言其美宰相聞之用以為是職在門下甚獲休問初命京兆武功尉既有成績復於有司

為宣州寧國令人咸曰由邦畿而調者命東西部尉以
為美仕范生曰不然夫仕之為美利乎人之謂也與其
給於供備孰若安於化導故求發吾所學者施於物而
已矣夫為吏者人役也役於人而食其力可無報耶今
吾將致其慈愛禮節而去其欺偽凌暴以惠斯人而後
有其祿庶可平吾心而不愧於色苟獲是焉足矣季弟
為殿中侍御史以是言也告於其僚咸悅而尚之故為
詩以重其去而使余為序

送辛南容歸使聯句詩序

序曰膺邯鄲之名北會元戎直道自達邯鄲趙

地時在魏博節度府魏博田弘正自貞元十年入朝南容宣其來聘之使耶其曰朝右禮備歸

於轅門則公尚在京師

必貞元二十年前也

昔漢室方盛文章之徒合於京師亦既充金馬石渠

孫公

弘傳待詔金馬門揚雄傳歷金門上玉堂顏師古曰金門金馬門也施讎傳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顏師古曰石渠在未央殿北以此藏秘書也

則又溢於諸侯求達其道故枚

乘客於吳相如遊於梁

枚乘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謀為逆也乘奏書諫之司馬相如既

奏大人賦天子大悅相如既病免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可悉取其書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妻對曰未死

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
之其書言封禪事天子異之云

其或致書匡主用極其

志節之大者也適時觀變以成其性道之茂者也渤海

幸君既登於太常之籍又膺邯鄲之召北金元戎直道

自達吾儕器其略南聘天朝相禮述職公卿多其儀合

度於易于之間

檀弓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
則于易于難者未之有也注易謂臣禮

于謂雖救生之節長卿之道無以尚也冬十有二月朝

右禮備復於轅門我同升之友是用榮其趣舍惜其離

曠卜茲良辰詠嘆其美比詞聯韻奇藻遞發爛若編貝

粲如貫珠琅琅清響

琅音郎

交動左右羣公以侍御之往

也予闕其述命繫而序焉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此文元和五年永州作序言
至于是州謂永州也言以府

喪罷去謂刺史崔君敏卒集有墓誌云卒於位是也李不詳其名

士之習為吏者恒病於少文故給而不肆飾於筆者恒病於無斷故放而不制今李生學於詩有年矣吟詠風賦頗閒乎人至於是州惟州之牧咨焉以贊戎事而糾羣吏其直且武豈所謂吏而筆者耶以府喪罷去擇而

之乎有禮之邦推是道也以往然而不際於禮則吾不知也

送苑論登第後歸覲詩序

公與苑論皆貞元八年同貢于京師明年即九

年公與論同登第其曰顧公守春官之缺謂顧少連也序此于九年九月云苑音宛齊大夫苑

何忌

八年冬余與馬邑苑言揚聯貢於京師自時而後車必

挂轄

音衛車軸也

席必交衽量其志知其達於昭代究其文

辨其勝於太常探而討之則明韜於朴厚之質行浮於

休顯之間遊公卿之間質直而不犯恪謹而不囂交同
列之羣以誠信聞余拜而兄之以為執誼而固臨節不
奪在兄而已是歲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缺而權擇士
之柄明年春同趨權衡之下並就重輕之試觀其掉鞅
於術藝之場遊刃乎文翰之林風雨生於筆札雲霞發
於簡牘左右園視朋儕拱手甚可壯也二月丙子有司
題甲乙之科揭于南宮余與兄又聯登焉余不厚顏懷
愧而陪其遊久矣夏四月告歸荆衡拜手行邁輪移都

門之轍轅指秦嶺之路方將高堂稱慶里閨更賀曳裾

峨冠榮南諸侯之邦遐登王粲之棲高視劉表之榻

魏志

王粲字仲宣避難荆州依劉表遂登江陵城樓作登樓賦

挂枝片玉光生於家是宜

砥商雒之阻艱帶江漢之浩蕩以談笑顧盼超越千里
而無倦極也然而景熾氣燠往即南方乘陵炎雲呼吸
溫風可無敬乎慎進藥石保安其躬是亦兄之所宜私
也羣公追餞於霸陵列筵而觴送遠之賦圭璋交映或
授首簡於余曰子非知言揚者乎安得而默耶余受而

書之編於羣玉之右非不知讓貴傳信焉爾

送蕭鍊登第後南歸序

序雖不記其年月然觀其交遊之自而繼之曰亦既

升名天官告余東歸皆貞元九年登第後文

始余幼時拜兄於九江郡

九江在唐屬淮南道書注江分為九道也

覩其樂

嗜經書慕山藪凝和抱質氣象甚茂雖在綺紈而私心

慕焉厥後竊理文字先禮而冠遇兄於澤宮之中

禮祀射義

天子將祭必習射于澤宮澤者所以澤士也注澤宮名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

觀其德

如九江之拜蓋世俗所不能移也自是戰藝三北左次

陋巷余亟會於其居視其道如澤宮之遇亦挫抑所不

能居也逾時而名擢太常

太常禮部也

聲動京國士輩仰慕

顧眄有耀余獲賀於蔡通儒氏窺其志如陋巷之會又

得意所不能遷也君子志正而氣一誠純而分定未嘗

標出處為二道判屈伸於異門也固其本養其正如斯

而已矣吾兄先覺而守道獨立而全和貞確端懿

確克角切

雅不羈俗君子之素也亦既升名天官告余東遊是將

秉商於浮漢池歷郢城下武昌復於我始見之地則朋

舊之徒含喜來迎宗姻之列加禮以待舟輿所略賀聲
盈耳離羣之思行益少矣僕不腆見邀為序狂夫之言
非所以志君子也自達而已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覲省序

辛殆庶公亦嘗有
序以送之其曰班

之外王父相國馮翊功在社稷者謂嚴震也震
本傳德宗幸奉天進封馮翊郡王進中書門下
貞元十三年卒班方往
省序當作於此前也

隴西辛殆庶猥稱吾文宜叙事晨持繅素以班孝廉之
行為請且曰夫人殆所謂吉士也愿而信執而禮言不

黷慢

黷音讀

行不進越其先兩漢間繼修文儒世其家業

其風流後胤耽學篤志之士

耽都含切

往往出於其門今夫

人研精典墳不告劬勩

上音渠下與制切勞也

屬者舉鄉里登春

官獲居其甲焉家於蜀之東道其嚴君以客卿之位贊

是方岳為大夫良今將拜慶寧觀光耀族屬是其可歌

也道出於南鄭外王父以將相之重九命赤社為諸侯

師今又將亟駕省謁從容燕喜是又可歌也故我與河

南獨孤申叔趙郡李行純行敏等若干人皆歌之矣若

乃序者固吾子宜之柳子曰吾嘗讀王命論及漢書嘉
其立言彼生彪固之胄歟相國馮翊王公功在社稷德
在生人其門子弟遊文章之府者吾嘗與之齒彼生嚴
氏之出歟承世家之儒風沐外族之休光彼生專聖人
之書而趨君子之林宜矣哉遂如辛氏之談濡翰於素
因寓於辭曰為我謝子之舅氏珠玉將至得無修容乎

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

申叔字子重此序當在貞元十六七年間

作蓋申叔繼歿於貞元十八年公嘗書其墓碣云十八年居父喪未練而歿也

河東故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聞其間有大河條

山氣蓋關左文士往往仿佯臨望

仿音旁佯音羊徘徊也

坐得勝

槩焉吾固翹翹褰裳奮懷舊都日以滋甚獨孤生周人

也往而先我且又愛慕文雅甚達經要才與身長上志聲

益力强挾是而東夫豈徒往乎溫清奉引之隙

與隙同

必

有美製儻飛以示我我將易觀而待所不敢忽古之序

者期以申導志義不為富厚而今也反是生至於晉出

吾斯文於筆硯之伍其有評我太簡者慎勿以知文許

之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詩序

序不記其年月其曰余無祿食於世蓋謫在永

州時作也

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有乎內而不飾乎外者無乎
內而飾乎外則是設覆為窵也禍孰大焉有乎內而不
飾乎外則是焚梓毀璞也詬孰甚焉詬古候切於是切磋琢
磨鏤礪括羽之道磋蒼何切鏤作木切礪音厲聖人以為重豆盧生
內之有者也余是以好而欲其遂焉而恒以幼孤羸餒

為懼恤馬遊諸侯求給乎是是固所以有乎內者也
然而不克專志於學飾乎外者未大吾願子以詩禮為
冠屨以春秋為襟帶以圖史為佩服琅乎璆璫衝牙之
響發焉璆渠幽切
玉名也煌乎山龍華蟲之采列焉則捐讓周
旋乎宗廟朝廷斯可也惜乎余無祿食於世不克稱其
欲成其志而姑欲速其反也故詩而序云

送趙大秀才往江陵謁趙尚書序

趙不詳其名序
云吾竄永州四

年即元和三年作新史趙宗儒傳元和初檢校
禮部尚書充東都留守三遷至檢校吏部尚書

為荆南節度使所謂宗人尚書者
指宗儒也其子御史傳不載焉

士之知感激許與嘗以有報為志者則凡志乎道者咸
願為之如趙生庶乎哉來謂余曰宗人尚書以碩德崇
功由交廣臨荊州仁我若子姓恩禮備厚有賢子為御
史好學而甚文友我若同生歡欣交通我誠樂為之用
甚不辭也不幸遭重痼六旬而後知人方其急也大懼
不克報尚書公之恩又懼無以當御史君之心以沒每
念於是未嘗不盡然內傷蓋迄力切若受鋒刃自是而後調

藥石時飲食生血補氣強筋植骨榮衛之和膂力之剛
迄今茲始全然為人舒幹抗首文翰端麗其材足以用
敢辭而往以効於戲下

戲音義入
許為切

其言云爾自吾竄永

州四年

一作
三年

趙生亟見視其狀恭謹愿慤觀其迹溫密

簡靖聞其言徑直端誠自尚書之為荊州異政日至至
則趙生震扑起立仰目四顧不啻若自己而為之者誠
宜有報知己之道又誠宜有大賢而為之知也是行也
趙生其將奮六翮翔千里以為轅門天府之重增羽儀

之盛其道美矣故余繼之以辭

柳河東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卷二十三

唐 柳宗元 撰

序十二首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舊史憲宗紀元和二年十月浙西節度使李錡

據潤州叛殺判官王澹詐請入朝遂令蘇常杭湖睦五州戍將殺刺史修石頭故城謀欲僭逆未幾潤州大將張文良等執李錡以獻李睦州得罪當在此時考之新史李錡傳亦不載睦州事元和三年吳武陵亦以事貶永州序云睦州既更大赦始移永州大赦在元和三年睦州亦

是時至永詩序
當在是後作

潤之盜鑄

魚倚切
又音奇

竊貨財聚徒黨為反謀十年今天子

即位三年大立制度於是盜恐且奮將遂其不善視部
中良守不為已用者誣陷去之睦州由是得罪天子使
御史按問館于睦自門及堂皆其私卒為衛天子之衛
不得搖手辭卒致具有間盜遂作而庭臣猶用其文斥
睦州南海上既上道盜以徒百人遮於楚越之郊戰且
走乃得完為左官吏無幾盜就擒斬之於社垣之外論

者謂宜還睦州以明其誣既更大赦始移永州去長安

尚四千里睦州未嘗自言吳武陵剛健士也懷不能忍

於是踴躍其誠鏗錚其聲

鏗錚丘耕切錚千羊切

出而為之詩然後

慊於內

慊苦簞切慊也

余固知睦州之道也熟銜匿而未發且

久聞吳之先馬者激於心

馬一作言

若鐘鼓之考不知聲之

發也遂繫之而重以序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

涪州即南承嗣也霽雲之子故序言先中丞與夫忠

烈之盾皆指霽雲而言傳載承嗣為涪州刺史劉闢叛以無備謫永州聞叛在元和元年此序

云涪州受譴茲郡凡二歲
為元和三年赦後作云

越有納官之令以勝大敵

國語越王句踐棲于會稽之上乃號令于三軍曰有能助

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孤子寡婦疾疾貧病者納官其子所以

結人心終果報吳

漢有羽林之制以威四夷

漢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

騎後改名曰羽林騎凡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

國家寵先中丞

邁古人之烈故君自未成童品常第四人猶曰於古為

薄漢北地都尉印

音昂

以不勝任陷匈奴而子單侯于餅

西漢功臣表餅侯孫單以其父印為北地都尉封餅侯濟北相韓千秋

以匹夫之諒奮觸南越而子延年侯于成安

西漢功臣表韓延年

以其父千秋為校尉擊南越死事延年封成安侯

君之土田之錫猶挫于有司

之手始由施州為涪州

涪音浮

扞蜀道勅冠

勅其京切

畫不釋

刃夜不解甲曰我忠烈膚也期死待敵敵亦曰彼忠烈

膚也盡力致命是不可犯然而筆削之吏以簿書校計

羸縮受譴茲郡凡二歲朝廷建大本貞萬邦慶澤之濡

洗濯生植又况涪州家聲之大裕蠱之志

蠱音古易幹父之蠱用裕

宜尤被顯寵者也自漢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

禮之佐理莫踰於長史以是進秩人猶曰且有後命永
州多謫吏而君侯惠和溫良故其歡愉異於他部優詔
既至而君適離於丈離是周切其往也獨故凡羨慕之
辭無不加等噫以君承荷之重恭肅之美四方之求忠
壯義烈者將於君是觀凡君子之志欲其優柔而益固
憤悱而不忘以增太史世家之籍用是為貺則拱壁大
鼎烏可以言重乎

送薛存義序

零陵永州邑也薛為令而去公序以
送之且曰吾賤且辱不得與於考績

幽明之說則序
在永時作也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

江之澣

音虎詩在江之澣

飲食之

飲音蔭食音嗣

且告曰凡吏于土者

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

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具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薛判官量移序

薛不詳其名序云薛去連而更於鼎永與連相接又鼎之經塗

序當作於

永州時

仕於世有勞而見罪凡人處是鮮不怨懟忿憤懟音隊
憤房吻

初列於上愬於下此恒狀也異於恒者其道宜顯薛生
司貨賄於軍興之際兵亂不去然得以不犯由太行以
東皆傳道之可以為勞矣而竟連大獄以至於放不戚
於貌不悻於心樂以自肥而未嘗尤於物具有異于恒
矣哉朝廷施恩澤大凡受謫者罪得而未薄未一作未乃命
以近壤薛君去連而吏於郎郎今鼎州是其漸於顯歟君子
學以植其基信以篤其道有異于恒者充而大之苟推
是以往雖欲辭顯難矣

送李渭赴京師序

渭唐宗室子也序曰余斥刺柳至于桂君又在馬公元和十年

既召而復謫于此在柳州時作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況踰臨源嶺下

灘水

灘力支切灘水出零陵

出荔浦

荔音虔

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

其加少也固宜前余出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仕

就醜地無所束縛自取瘡癘後余斥刺柳州至于桂君

又在馬方屑屑為吏噫何自苦如是耶明時宗室屬子

當尉畿縣今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讀

書為詩有幹局久遊燕魏趙代間知人情識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干丞相益國事不求獲乎已而已以有獲予嫉其不為是久矣而曰將行請余以言行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元覲省詩序

公貺震之子也所謂相國馮翊

公殿邦坤隅柄是文武者即震也本傳德宗幸奉天震進封馮翊公久之進中書門下平章事

貞元十五年卒序當作于震未卒之前

嚴氏之子有公貺者退自有司踵門而告柳子曰吾獻

藝不售於儀曹之賈貨不中度敢逃其咎詰朝將行願聞所以去我者其可乎哉余諭之曰吾子以沖退之志

端其趣嚮以淬礪之誠

淬音倅礪音厲

修其文雅行當承教戒

於獨立之下濬發清源

濬音浚

激揚洪音沛哉鏗鏘乎充

于四體之不暇吾何敢去子恭惟相國馮翊公有大勲

力盈於旂常極人臣之尊分天子之憂殿邦坤隅柄是

文武若子者生而有黼黻梁肉之美不知耕農之勤勞

物役之艱難超其庭有魏絳之金石焉

晉侯以樂賜魏絳曰子教寡人

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夏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
請與子樂之辭曰和戎狄國之福也臣何力之有夫賞

國之典也子其受之魏絳始有金石之樂候其門有亞夫之榮戰焉漢制假榮戰以

代斧鉞榮前驅之器以木為之王公以下通用以前驅也中人處之不能無傲而子

之伯仲皆脫略貴美服勤儒素退託於布衣韋帶之任

如少習然故繼登上科以及於子是可舉嚴氏之教誦

乎他門使有矜式也而吾子又引慝內訟撝謙如此音撝

揮其何患乎賈之不售而自薄哉於是文行之達音有者字

若高陽齊據者偕賦命余序引余朴不曉文故書嚴子

之嘉言編於右簡竊褒貶之義以贈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

元秀才公瑾也公集有答貢士元公瑾書謂其有文

行而不能薦於有司其末曰其去就之說則足下觀時而已今為序送言退家殷墟修志增藝故贈言以勉之也序當在書後皆貞元十八九年京師時作

周乎志者窮賾不能變其操

賾音致說文賾也操音隄

周乎藝者屈

抑不能貶其名其或處心定氣居斯二者雖有窮屈之

患則君子不患矣元氏之子其殆庶周乎言恭而信言一

作行端而靜勇於講學急於進業既遊京師寓居側陋

無使令之童闕交易之財可謂窮賸矣而操逾厲志之
周也才濬而清詞簡而備工於言理長於應卒從計京
師受丙科之薦獻藝春卿當三黜之辱可謂屈抑矣而
名益茂藝之周也苟非處心定氣則曷能如此哉余聞
其欲退家殷墟修志增藝懼其沉鬱傷氣懷憤而不能
達乃往送而諭焉夫有湛盧豪曹之器者越王勾踐有寶劍五純鉤
湛盧鎔鉞患不得庠兒而割之割音遠切不患其不利
豪曹巨闕

也今子有具器宣其利乘其時夫何患焉磨礪而坐待

之可也遂欣欣而去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此貞元十三年作蓋公自貞元五年來京師求

進士其在序曰余在京師九年則十三年未為集賢正字時也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束帶偕計吏而造有司者
僅半孔徒之數

謂半孔門弟子三千之數

春官上大夫擢甲乙而升

司徒者於孔氏高第亦再倍焉僕在京師凡九年于今
其間得意者二百有六十人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
二嘗從俊造之後頗涉藝文之事四貢鄉里而後獲焉

方之於釣者絲綸不屬鈎喙甚直懷一作有美餌而舐

望獲魚之暮

舐古穴切又窺瑞切怨望也

則善取者皆指而笑之今

辛生固窮而未達遲久而不試褻衣之徒視子而捧腹

者蓋不之知焉辛生嘗南依蠻楚專志於學為文無謬

悠迂誣之談鍛鍊翦截動可觀采故相國齊公

齊映也映以貞

元二年正月拜相至是蓋已死矣

接禮加等常為右客且佐其策名之

願遂笈典墳

笈音及又極照切

袖文章北來王都笈揖羣伍文

昌下大夫上士之列見而器異爭為鼓譽由是為聞人

戰術藝之場莫與爭鋒然而遷延三北蹶躄不振

蹶躄直撫切

五切蜀豈其直鉤而釣懷美餌而羨魚者耶若辛生者有

司抑之則已不然身都甲乙之籍其果以文克歟今則

囊如懸磬傭室寓食方將適千里求仁人被冒畏景陟

降棧道吾欲抑而不歎其若心胷何然吾聞楚舟而克

秦穆公伐晉濟河楚舟手劒而盟者周報王五十七年秦攻邯鄲趙王使平原君合從于楚平

原君約其門下客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

者毛遂自薦于平原君平原君至楚與謀合從不決毛

遂遂按劒歷階而上曰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遂左手

持盤血右手招十九人執血於堂下曰公等碌碌因人

成事者也
定從而歸皆敗北之餘也子之厄困而往霸心勇氣無

乃發於是行乎成拜賜之信刷壓境之耻無乃果於是

舉乎往慎所履如志遄返

遄薄緣切

勉自固植以遂子之欲

姑使談者謂我言而中

而一作兩

不猶愈乎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崔九名策字子符其序云居單野八年崔子辛來而親余

此序在永州作明甚集文又有與策登西山詩有云吾子幸淹留緩我愁腸繞則詩當在前而

序當在後云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庶幾厚於

俗而國得以為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尚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之且而更其科以為得異人乎無也唯其所尚文學

一作移又舉

而從之尚之以孝悌孝悌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兵與農皆然曰然則宜如之何曰即其辭觀其行考其智以為可化人及物者隆之文勝行無觀智無考者下之俗其以厚國其以理科不俟易也今有博陵崔策子符者少讀經書為文辭本於孝悌理道多

容以善別時剛以知柔進於有司六選而不獲家有冤
連伏闕下者累月不解仕將晚矣而戚其孤幼往復不
憚萬里再歲不就選世皆曰孝悌人也孝一作仁如是且不
見隆雖百易其科其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風
已厚欲繼之於無窮其在慎是而已朝廷未命有司既
命而果得有道者則是術也宜用崔子之仕又何晚乎
僕智不足而獨為文故始見進而卒以廢居草野八年
麗澤之益鏃礪之事空於耳而荒於心崔子幸來而親

余親亦作親讀其書聽其言發余始志若寤而言夢醒而問

醉未及卷而告余以行余懼其悼時之往而不得於內也獻之酒賦之詩而歌之坐者從而和之既和而叙之

送蔡秀才下第歸觀序

蔡君不詳其名貞元末在京師時作

僕之始貢於京師著者卦之曰是所謂望而一作未覩

隱而未見矐乎遠而有榮者也

矐他囊切日無光也

今茲歲在鶉

首若合於壽星其果合乎

公貞元五年己巳進士七年辛未在京師歲在未曰鶉首

故曰歲在鶉首壽星屬辰酉與辰合故至九年癸酉登第故曰若合於壽星其果合乎

僕時悒然

遲之謂其誕慢怪迂是將不然然而僅實於懷耳未克
決而忘之也後果依違遷就四進而獲卒如其言云噫
彼莫莫者其有宰於人乎不然何其應前定若是之章
明也今蔡君馳聲耀譽聞於公卿戰藝之徒推為先登
而五就鄉舉徃而見罷意者前定之期殆未及歟故君
子之居易俟命樂天不憂者一本無上五字果於自是也君其
勵文學焉丈人牧人南邦君展覲承顏婆娑愉樂之暇
則充其經笥茂是文苑時焉逃哉遲速之事則瞽史之

任吾不及知

送韋七秀才序

一云送韋七秀才下第序一本云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據集

中有與韋中立論師道書有曰僕自謫居南中九年蓋元和八年間也此序當後書而作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惟兵用之然雖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為文辭道今語古角夸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
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
曰吾能不遺士者偽也唯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目

必專

目一作耳

以故少不勝京兆韋中立其文懿且高其行

愿以恒試其藝益工久與居益見其賢然而進三年連

不勝是豈拙於為聲者歟或以韋生之不勝為有司罪

余曰非也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

名譽既聞而有司不以告者有司之過也人之視聽有

所止神志有所不及古之道名譽未至不以罪有司而

況今乎今韋生樂植乎內而不欲揚乎外其志非也孔

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今韋生仗其文簡其友思自得

於有司抑非古之道歟將行也余為之言既以還其人又以移其友且使惑者知釋有司也

送辛生下第序略

辛生不詳其名其曰中書高舍人備位於禮部掾袂矯枉辛以

是再歲連黜考之於史中書高郢也郢本傳貞元中遷中書舍人進禮部侍郎時四方士務朋比更相薦譽以動有司徇名亡實郢患之乃謝絕請謁專行藝司貢部凡三歲甄幽獨抑浮華流競之俗為哀與序所言皆合序當在京師作

自命鄉論士之制壞而不復士莫有就緒故叢於京師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登賢能之書或半天

下取其殊尤以為舉首者仍歲皆上第過而就黜時謂

怪事有司或不問能否而成就之中書高舍人備位於

禮部攘袂矯枉

袂彌蔽切袖也

痛抑華耀首京師之貢者

首一作會

再歲連黜辛生以是不在議甲乙伍中其沉沒困厄之士闔戶塞竇而得榮名者連畛而起談者果以至公稱焉其能否也世莫知也若辛生其文簡而有制其行直而無犯嚮使不聞於公卿不揚於交游又不為京師貢首則其甲乙可曲肱而有也嗚呼名之果為不祥也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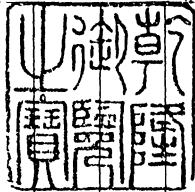
是夫既受退告歸長沙以辛生之文行八年無就如其

初而退返

一無退字

吾甚憤焉孟子曰位卑而言高者罪也

於辛生又不能已故略



柳河東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柳河東集卷二十六
四至

詳校官內閣學士_臣瑞保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_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_臣李桂香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卷二十四

唐 柳宗元 撰

序十一首

送從兄仝罷選歸江淮詩序

考新史柳氏年表仝無見焉其曰自淮陽

從調抵于京師罷選而歸此序當在貞元十七八年在京師時作

伯氏自淮陽從調抵於京師冬十月牒計不至攝柱而
還顧謂宗元曰昔吾祖士師生於衰周與道同波為世

儀表故直道而仕三黜不去孔子稱之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孟子贊之今吾遑遑末路寡偶希合進不知嚮退不知守所不敢折其志戚其心遵祖訓也然而闕

滄瀟之養

滄息有切米汨也
瀟息委切滑也

乏庾釜之畜逼迸無成

逼筆

力切迫也迸
北諍切走也

東轅淮湖雖欲脫細故於胷中味道腴於

舌端勉修厥志懼不恒久子當慰我窮局之懷祛我行役之憤博之以文發於詠歌吾非子之望將誰望焉宗元再拜曰夫間善不慕與聾聵同見善不敬與昏瞽同

知善不言與驚瘖同則聞之先達久矣矧吾兄有柔儒
之茂質恢曠之弘量敢無敬乎有述祖之美談安道之
貞節敢無慕乎覩徽容而敬聞嘉話而慕敢無言乎言
不稱德文不盡志適為累而已矣於是賦而序之繼其
聲者列於左凡五十七首遂命從姪立編為後序終焉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公之高祖諱子夏徐州長史其曰吾與謀從高祖而異其

別當自此然謀之父祖考之年表質之譜系皆無見焉序言吾觸罪屏墮楚越間六年此元和

五年
問作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
相通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衆少言好經書心異之
其後吾為京兆從事謀來舉進士復相得益知謀盛為
文辭通外家書一再不勝懼祿養之緩棄去為廣州從
事復佐邕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
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
之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滑甘豐柔
視寒燠之宜其隙則讀書講古人所謂求其道之至者

以相勵也過永州為吾留信次具道其所為者凡士人
居家孝悌恭儉為吏祇肅出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
非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退則退尊老無井臼之勞和
安而益壽

一作安和而益壽

兄弟衍衍以相友

衍空早切樂也

不謀食

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去進士為從事於遠始
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別九歲而會於此視其貌益偉
問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虜吾宗不振久矣識者曰
今之世稍有人焉若謀之出處庸非所謂人歟或問管

仲孔子曰人也謀雖不識於管仲其為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也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焉志專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則謀之為人也有字也其可度哉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間六年築室茨草為圃乎湘之西穿地可以漁種黍可以酒甘終為永州民又恨徒費祿食而無所答下媿農夫上慚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於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而至於是

即用是愈賢謀之去進士為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
令雖欲羨之豈復可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為日聞
於人吾恐謀不幸又為吾之所悔者將已之而不能得
可若何然謀以信厚少言蓄其志以周於事雖履吾跡
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有苟能是雖至於大富
貴又何慄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爾

送澥序

以新史年表考之柳氏自晉侍中景猷生
二子耆耄耆太守號西蕃耆之子恭四傳

而為方輿公其下五子皆有傳焉耄又別而為
二其子卓有子四人號東蕃其六世孫懿三傳

而至道茂又別為二而各有傳焉子厚者之裔也故柳氏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者為衆登即芳之子本傳元和初為大理少卿公綽溫之子永貞初為刑部郎郎皆有傳可考公曰終老於夷序當在永州作解音邈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二十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

一有武氏敗猶不能興七字

不能為尚

書吏者間數十歲乃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為禮部屬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為刑

一有吏字

部郎則加稠焉又

觀宗中為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

復其興乎

一無其字

自吾為僂人

僂音戮

居南鄉後之顛然出

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澣澣質厚
不諂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
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正若墻焉必
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聖
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澣焉是望汝往哉
見諸宗人為我謝而勉焉無若大山之麓止而不得升
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于夷矣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

韓昌黎銘公墓謂舅弟盧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

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又將經紀其家序云以余棄于南服來從余居五

年矣即銘之意時當在元和四年作

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揚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異乎

他族由遵而上五世為大儒兄弟三人咸為帝者師其

風之流者皆好學而質重遵余弟

一有子字

也廣而不肆巽

而不懼孝敬忠信之道拳拳然未嘗去乎其中蓋由其

中出者也浸潤以詩易動搖以文采以余棄于南服來

從余居五年矣未嘗見其行有悖乎義

悖音佩又蒲沒切

言有

異乎行者則余之棄也適累斯人焉以愛余而慰其憂
思故不為京師遊以取名當世以桂之適也而中丞之
道光大多容賢者故洋洋焉樂附而趨以出其中之有
夫如是則一無則字宜奮翼鱗乘風波以遊乎無俛徃哉其
漸乎是行也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

呂渭之子凡四曰溫恭謙讓渭溫皆有傳溫自道州

移衡州讓取道於永求序耳
溫元和六年卒序當前作

吾觀古豪賢士能知生人艱饑羸寒蒙難抵暴捽抑無

告

捽昨沒切說文持頭髮也

以吁而憐者皆飽窮厄恒孤危詭詭忡

忡

詭音怡

東西南北無所歸然後至於此也今有呂氏子

名讓生而食肉厭粱稻欺紈縠幼專靖不好遊不踐郊

牧坵野不目小民農夫耕築之倦苦不耳呼怨而獨粹

然憐天下之窮

與氓同說文田民也

坐而言未嘗不至焉此孰

告之而孰示之耶積於中得於誠往而復咸在其內者

也彼告而後知示而後哀由外以鑠已

上式灼切

因物以激

志者也中之積誠之得其為賢也莫尚焉呂氏子得賢

人之上資增以嗜儒書多文辭上下今古左程右準以

為直道

直一作其

其於遠且大若稼而穀圃而蔬不丐買而

有也今來言曰道不可特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以登

假辭以通然後及乎物也吾將通其辭干於仕庶施吾

道願一決其可不可於子何如余曰志好焉

好一作存學不

至焉不可也學存焉辭不至焉不可也辭存焉時不至

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且學而且文之

一無而下且字

又當主

上興太平賢士大夫為宰相卿士吾子以其道從容以
行由於下達於上旁施其事業若健者之升梯舉足愈
多身愈高人愈仰之耳道不誤矣勤而不忘斯可也怠
而忘斯不可也捨是吾無以為決子其行焉

陪崔使君遊宴南池序

使君崔敏也刺永州卒以
元和五年九月公嘗誌其

墓又嘗為文以祭有曰某等咸以罪戾謫茲夷
方公垂惠和枯槁以光鳴鸞適野泛鷁泓相廣
筵命樂華燭飛觴與此序意同序
云于暮之春當在元和五年春也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

為池

泓鳥宏切
下深貌

灣然為溪

灣鳥運切
水曲也

其上多楓栲竹箭

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芰蒲渠

芡音儉雞頭也
芰音騎小荷也

騰波之魚

韜涵太虛澹灩里閭

澹徒濫切
灩音艷

誠游觀之佳麗者已崔

公既來其政寬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

於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于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

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

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

瞪目而倨

瞪丈證切
直視

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

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
悲者有之況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
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越越湘中越千賓切越千
切為顓顓客耶顓音樵顓音悴余既委廢於世恒得與是山水
為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為文志之

愚溪詩序

公元和五年與楊誨之書云方築愚溪東南為室而此言丘泉溝池堂溪亭島

皆具詩序當在溪室既成而作序云於是作八
愚詩紀于溪石上而集無見焉豈逸之耶良可

惜也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

姓是溪為冉溪

為一作曰

或曰可以淦也名之以其能故謂

之淦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

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

列子湯問第五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北山愚

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

今予家是溪而名莫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

斷魚斤切說文齒本

也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為

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

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為
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
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
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

樂五孝切

今是溪獨

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砥
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
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
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

愚者也

二事見
論語

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

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

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

徹錚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

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

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

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于溪

石上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

婁君即圖南也集有送圖

南遊淮南將入道序有酬婁秀才病中見寄詩有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之作婁去永而之

淮南在元和三年則此詩序必具未如淮南之前作云

君子遭世之理則呻呼踴躍以求知於世而遯隱之志息焉於是感激憤悱思奮其志略以効於當世故形於文字伸於歌詠是一有故字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為之也婁君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其道宜行而其術未用故為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辭以余弟同志而偕未達

故為一無贈詩以悼時之往也余既困辱不得預覩世

之光明而幽乎楚越之間故合文士以申其致將俟夫
木鐸以間於金石大凡編辭于斯者皆太平之不遇人
也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

寺在永州公嘗為作西亭記其詩亦具於集以

記考之亭已作於元和四年詩序當必繼作

余既謫永州以法華浮圖之西臨陂池丘陵大江連山
其高可以上其遠可以望遂伐木為亭以臨風雨觀物

初而遊乎顓臾之始

氣一作氣

間歲元克已由柱下史

周藏書室

史之柱下也因以為官名老聃嘗為柱下史焉

亦謫焉而來無幾何以文從余

者多萃焉是夜會茲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已欲志是會

以貽於後咸命為詩而授余序昔趙孟至於鄭賦七子

以觀鄭志克已其慕趙者歟

左氏哀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

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於是子展賦

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二

子石即印段公孫段也

卜子夏為詩序使後世知風雅之道余其

募卜者歟誠使斯文也而傳於世庶乎其近古矣

序飲

集有銘錫潭西小丘記云其石之突怒偃蹇爭為奇怪者不可勝數其歎然相累而下者

若牛馬之飲于溪今所謂嚮之為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即潭西小丘之地也婁圖南

者見前篇潭西小丘記作於元和四年此序當作于記後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為記

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

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

不洄于湫

洄胡雷切說文席洄也湫房六切伏流也

不止于垣

音遲與坻同

不沉

于底者過至

一無至字

不飲而洄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數

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

眩榮絹切

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

住者衆皆據石

一有位字

注視懽抃以助其勢突然而逝

突弛

沒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

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沉獨三飲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瘧

部鄙切腹內結痛

不能飲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

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為禮

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為極者有裸袒袒裼以為

達者

裸魯果切程音呈褐音錫

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為和者有以

促數糺逖而為密者

數音朔

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

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褐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糺逖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衍衍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序慕

慕出公之新意然觀其末曰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未有似慕者故叙其謫居零陵時遊

戲間有所寓意焉耳其二弟宗直宗一晏元獻公本題云序飲序慕二篇古本或有或無云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

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懾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視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之否而

墨之也然而上馬而上下馬而下貴馬而貴賤馬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馬

易以
政初

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

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慕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其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止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氣不揚而志不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

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慕者故叙

柳河東集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卷二十五

唐 柳宗元 撰

序十七首

凌助教蓬屋題詩序

凌助教考唐史年表皆無所見觀序辭公尚在京師時作

儒有蓬戶甕牖而自立者河間凌士燮窮討六籍皆有
著述而尤邃春秋為儒官守道端莊植志不回在京師
十二年家本吳也欲歸而不可得遂構蓬室以備揖讓

之位棟宇簡易僅除風雨盖大江之南其舊俗也由是
不出環堵坐入吳甸包山震澤若在牖外所謂求仁而
得仁斯固然歟與夫南音越吟慕望而不獲者異日道
也夫厚人倫懷舊俗固六義之本羣公是以有發德之
什書在屋壁余叙而引之

送韓豐羣公詩後序

春秋羊舌氏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伯

華名赤叔向名盼叔向仕晉魯昭公十四年晉
邢侯與雍子爭鄆田叔魚攝理受雍子之女而
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
其罪於叔向叔向曰施生戮死可也乃施邢侯

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又曰殺親益榮猶善也夫伯華為銅鞮大夫魯襄公三年代其父為中軍尉家語孔子閒處歎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其所稱道者如此韓豐安平之兄也安平名泰新史附王叔文傳貞元二十年與公同為監察御史故云與安平遇于上京追用古道交於今世以是知吾兄矣序云今將浮游淮湖觀藝諸侯蓋在京師時作

春秋時晉有叔向者垂聲邁烈顯白當世而其兄銅鞮

伯華

鞮音題春秋注銅鞮晉別縣在上黨

匿德藏光退居保和士大夫其

不與叔向游者罕知伯華矣然仲尼稱叔向曰遺直由

義

左氏作猶家語作由

又稱伯華曰多聞內植進退兩尊榮於策

書故羊舌氏之美至于今不廢宗元常與韓安平遇於

上京追用古道交於今世以是知吾兄矣兄字茂實敦

朴而知變弘和而守節溫淳重厚與直道為伍嘗績文

著書言禮家之事條綜今古

綜作弄切

大備制量遺名居實

澹泊如也他日當為達者稱焉

連上文意達者謂孔子也史記吾聞聖人之後

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

在吾儕乎則韓氏之美亦將

焜燿

上胡本切下弋策切

於後矣今將浮游淮湖觀藝諸侯凡知

兄者咸出祖于外天水趙佶秉翰序事殷勤宣備詞旨
甚當余謂春秋之道或始事或終義大易之制序卦處
末然則後序之設不為非經也於是編其餞詩若干篇
紀于末簡以貺行李遂抗手而別豐之季弟泰知名與
余善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序

圖南師德曾孫也師德當武后時以撫定河北

進納言世稱長者公永貞元年自禮部貲外郎
貶永州司馬永州零陵也序云自尚書郎謫來
零陵見婁君又云為余留三年則序疑在元和
三年作然集有序飲在元和四年尚云客有婁

生圖南意其見婁君之歲非謫零陵初也集又有酬婁秀才病中見寄及將之淮南之作當與

此序同時皆在元和五六年間歟

僕未冠求進士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為歌詩傳詠都中通數經及羣書當時為文章若崔比部于衛尉相與稱其文衆皆曰納言曾孫也而又有是咸推讓為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尚書郎謫來零陵覲婁君猶為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深異而評之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挿羽翮生風濤沛然而有餘吾無有也不

則饜飲食馳堅良以歡于朋徒相貿為資相易為名有不諾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不則多筋力善造請朝夕屈折於恒人之前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偽言卑陋而

姁姁

上音吁下音俞說文美也

偷一旦之容以售其伎吾無有也自

度卒不能堪其勞故舍之而遊逾湖江出豫章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為壽未盡其術故往且求之僕聞而愈疑往時觀得進士者不必若婁君之言又少能類婁君之文學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為之祖

無比部衛尉以為之知而升名者百數十人今婁君非
不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為余留三年他日又曰吾所
以求於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既異其遁於名而又德
其久留於我也故為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
以獨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詔婁君
智可以任職用事文可以宣風歌德行於世必有合其
道而進薦之者遽而為處士吾以為非時將曰老而就
休耶則甚少且銳羸而自養耶則甚碩且武問其所以

處咸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為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

夫形軀之寓於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堯舜孔子之

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

苦筆切說

大不滿也

若是一日慊也若是而壽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慊雖夭其

誰悲今將以呼噓為食咀嚼為神無事為閒不死為生
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久於其道何如也
僕嘗學於儒持之不得以陷於是以出則窮以處則乖
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重其去故

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送易師楊君序

楊君不詳其名崔公崔能也史有傳時為永州刺史公集中有湘源

二妃廟碑云州刺史御史中丞崔公能在元和九年序之作亦在永州時也

世之學易者率不能窮究師說本承孔子而妄意乎物

表爭伉

一作能

乎理外

伉苦浪切敵也

務新以為名縱辯以為高

離其源振其末故義文周孔之奧詆冒混亂人罕由而通焉不違古師以入道妙若弘農楊君者其鮮矣御史中丞崔公博而守儒達而好禮故楊君之來也館于燕

堂饋之俟食日命合邦之學者論說辯問貫穿上下揮
散而咸同幽昏而大明言若誕而不乖於聖理若肆而
不失於正不為他奇以立名氏姑務達其旨而已古人
謂駕孔子之說者楊君固其徒歟宗元以為太學立儒
官傳儒業宜求專而通新而一者以為胄子師昔常遊
焉而未得其人今天下外多賢連帥方伯朝廷立槐棘
之下皆用儒先

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

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注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

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
來人於此欲與之謀

而楊君之道未列於博士則誰

咎歟無乃隱其聲含其美以自窮歟夫以退讓自窮於
豐富之世以貽有位者羞是習易之說而廢其道也於
將行而問以言敢以變君之志

送徐從事北遊序

徐從事一本作徐生其名不可
得而考據題云北遊蓋公南遷

後作

讀詩禮春秋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
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讀不使

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
傑角其伎而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為之倡以振動其
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
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為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
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
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
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為儒儒可以說讀為哉

送廖有方序

公集中有荅貢士廖有方論文書云
今不自料而序秀才即此也又云自

遭斥逐禁錮蓋在永州時作觀其
序及書詞氣當元和七八年間云

交州多南金珠璣瑋瑁

璣音幾瑋音
瑁音昧

象犀

交州在廣之
南在唐隸安

南通天竺道南海番禺合
浦交趾皆其所屬郡也

其產皆竒怪至於草木亦殊

異吾常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

葩披巴切而
瓌姑回切

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以質乎中而文

乎外為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是世之

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具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

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恒人矣實亦世

之所罕也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韓退之集有贈元十八協律詩云吾友柳子厚其人

藝且賢吾未識子時已覽贈子篇即此序也公集中有送浩初序云退之寓書罪予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而浩初序在元和六年間作此當在其前也元十八於詩不見其名唯白樂天遊大林寺序有河南元集虛者疑即其人也公時在永州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為謀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況楊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相訾毀

牴牾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
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
元生者其人閎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為學恢博
而貫統數無以躋其道

一有而字
躋音質

悉取向之所以異者

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奇
衰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趨而其器足以守之
其氣足以行之不以其道求合於世常有意乎古之守
雌者

一作存雄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
天下谷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

及至是邦以

余道窮多憂而嘗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

以為諭余始得其為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觀九

疑營道屬永州零陵郡郡國志營道南有九疑下瀟水

漢書作離水武帝紀將軍出零陵下離水注離水出零陵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

知其還也黃鵠一去青冥無極安得不憑豐隆翹蜚廉

豐隆雷師呂氏春秋云蜚廉風伯名以寄聲於寥廓耶

送賈山人南遊序

序云吾長京師三十三年蓋公生於代宗大歷八年癸丑至德

宗貞元五年年十七舉進士九年登第十四年中博學宏詞為集賢殿正字十七年調藍田尉

十九年拜監察御史二十一年乙酉順宗立遣
禮部員外郎為三十三年也然是年憲宗即位
公以附王叔文出為邵州刺史十一月貶永州
司馬在永凡十載至元和十年正月始召至京
師復出為柳州此公於此序紀其生平出處甚
詳賈景伯者不詳其為人公序云居數月長樂
賈景伯來此公到柳後數
月當元和十年冬作也

傳所謂學以為己者是果有其人乎吾長京師三十三年遊鄉黨入太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賢秘書出入去來凡所與言無非學者蓋不啻百數然而莫知所謂學而為己者及見遂於尚書居永州刺柳州所見學者益

稀少常以為今之世無是決也居數月長樂賈景伯來

一本景與之言遽於經書博取諸史羣子昔之為文章

者畢

一作必

貫統言未嘗諛

彼義切孟子諛辭知其所蔽

行未嘗怪其

居室惛然

惛挹淫切靖也

不欲出門其見人侃侃而爾召之仕

快然不喜導之還中國視其意夷夏若均莫取其是非

曰姑為道而已爾若然者其實為已乎非已乎使吾取

乎今之世賈君果其人乎其足也則居其匱也則行行

不苟之居不苟容以是之於今世其果逃於匱乎吾名

逐祿敗言見疵於世奈賈君何於其之也即其舟與之
酒侑之以歌歌曰充乎已之一無居或以匱乎已之虛
或盈其廬孰匱孰充為泰為窮君子烏乎取以寧其躬
若君者之於道而已爾世孰知其從容者耶

送方及師序

序稱劉連州禹錫也薛道州伯高也公集中有道州文宣王廟碑云河東

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為道州劉集有送僧方及南謁柳貞外詩序云予為連州居無何而方及至出裊中詩一篇以贖予其詞甚富留一歲觀其行結矩如教益多之此公所謂館焉而備其敬歌焉而致其辭者也薛之詩無見焉據劉夢得元和十年與公同時再斥公為柳州

而劉為連州此公柳州作也又公集有毀鼻亭神記云元和九年薛公刺道州此序當作十年

作明
矣

代之游民學文章不能秀發者則假浮屠之形以為高其學浮屠不能愿慙者則又託文章之流以為放以故為文章浮屠率皆縱誕亂雜世亦寬而不誅今有方及師者獨不然處其位介然不踰節交於物冲然不苟狎遇達士迷作手輒繕錄復習而不懈行其志不以自怠至於踐青折萌汎席灌手雖小教戒未嘗肆其心是故

異夫假託為者也薛道州劉連州文儒之擇也館焉而
備其敬歌焉而致其辭夫豈貸而濫歟余用是得不繫
其說以告于他好事者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遊河朔序

韓退之集有送屠文暢序云

文暢喜為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所行必請於
搢紳先生以求詠歌其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
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詩然公之詩今無傳矣韓
又有送文暢師北遊詩在貞元二十一年後意
與公此序同時作時公尚在京師也序言天官
顧公吏部尚書顧少連夏官韓公兵部侍郎韓
軾也餘皆無所考五臺山名
隸代州於唐屬河東道云

昔之桑門上首

桑門即沙門也袁宏曰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為也後漢楚王

英奉黃鰭白鯢詣相國曰以贖愆罪詔報曰其選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好與賢士大夫

游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遠法師休上人其所與游則

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昭之徒皆時之選道

林

姓支名遁道林其字也晉史王羲之傳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任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大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謝安傳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習鑿齒傳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荊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為佳對遠法師東晉釋慧遠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五

十三

也住廬山廬山記云遠師送陶元亮陸修靜不覺過虎溪因相與大笑休上人宋桑門惠休姓湯氏宋書謝靈運孫超宗隨父嶺南元嘉末得還與惠休道人來往又文選有休上人詩與鮑明遠詩相接意鮑昭當時與之遊從由是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而人知嚮方今有釋者

文暢者道源生知善根宿植深嗜法語忘甘露之味服道江表蓋三十年謂王城雄都宜有大士遂躡虛而西

驅錫逾紀而秦人蒙利者益衆雲代之間有靈山焉

雲州

代州屬河東道與竺乾驚嶺角立相望而往解脫者去來回復

如在步武則勤求秘寶作禮大聖非此地莫可故又捨

後西土振塵朔陸

音垂

將欲與文殊不二之會

與同預

脫去

穢累超詣覺路吾徒不得而留也天官顧公夏官韓公

廷尉鄭公吏部郎中楊公

一有劉公

有安石之德逸少之高

習鑿齒之才皆厚於上人而襲其道風佇立瞻望懼往

而不返也吾輩嘗希靈運明遠之文雅故詩而序之又

從而諭之曰今燕魏趙代之間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

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緣飾政令服勤聖人之教尊禮浮

圖之事者比比有焉

比薄必切次也

上人之往也將統合儒釋

宣滌疑滯然後茂衣祴之贈

祴古待切釋典有衣祴

委財施之會

不顧矣其來也盍亦徵其歌詩以焜燿迥躅

迥一作更躅厨玉切

偉長德璉之述作

璉音輦

宣擅重千祀哉庶欲竊觀風之

職而知鄭重耳

一作鄭志耳

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上人序云重巽是也居永州龍興寺公集

有酬巽上人贈新茶詩又有題巽公院五詠此序在永作也中丞公湖南觀察使柳公綽也新

史公綽本傳云公綽拜御史中丞李吉甫當國出為湖南觀察使李吉甫再相在元和六年公

此序是年作也記所云惠誠海雲皆唐時名僧孟常州孟簡也元和中拜諫議大夫以幸直出

為常州刺史其本傳云簡晚路殊躁急佞佛過甚為時所誚嘗與劉伯芻歸登蕭僊譚次梵音者鄭中書不詳其人以時考之當是鄭綱也舊史綱本傳憲宗即位遷中書舍人俄拜中書侍郎與杜黃裳同秉國政至元和四年罷為太子賓客云

或問宗元曰悉矣子之得於巽上人也其道果何如哉

對曰吾自幼好

一作學

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

能通其說於零陵

即永州也

吾獨有得焉且佛之言吾不可

得而聞之矣其存於世者獨遺其書不於其書而求之

則無以得其言言且不可得況其意乎今是上人窮其

書得其言論其意推而大之逾萬言而不煩摠而括之立片辭而不遺與夫世之析章句徵文字言至虛之極則蕩而失守辯羣有之夥則泥而皆存者

夥胡果切辯謂多為夥泥

去其不以遠乎以吾所聞知凡世之善言佛者於吳則

惠誠師荆則海雲師楚之南則重巽師師之言存則佛之道不遠矣惠誠師已死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儒而通者鄭中書洎孟常州中書見上人執經而師受且曰於中道吾得以益達常州之言曰從佛法生得佛法分

皆以師友命之今連帥中丞公具舟來迎飾館而候欲
其道之行於遠也夫豈徒然哉以中丞公之直清嚴重
中書之辯博常州之敏達且猶宗重其道況若吾之昧
昧者乎夫衆人之和胡卧切由大人之倡洞庭之南竟一作
競南海其士汪汪也求道者之多半天下一有一唱而
大行於遠焉是行有之則和焉者將若羣一作蟄之有
雷不可止也於是書以為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送僧浩初序

浩初龍安海禪師弟子也公集有海
禪師碑序云近李生璣自東都來退

之又寓書罪予且云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屠蓋公前有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云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國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悉通而同之要之與孔子同道此韓以為有損於聖人之教故寓書以罪之惜乎韓之書今逸矣公此序又深言浮屠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則公之嗜浮屠其深如此韓寓書在分司東都時當元和三年間此序公是時在永州作次前篇蓋元和六年云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訾余與浮圖游

訾音紫

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

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徃徃與易

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與一作然不與孔子異道退

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亦有取焉

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

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一作殘季

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

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

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

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

韞玉也

韞音蘊

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人游者

非必能通其言者且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閒安者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

相軋也

軋乙點切

則舍是其安從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今

浩初閒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為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為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

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送元嵩師序

嵩音皓劉夢得集有送僧元嵩南遊詩并引云予策名二十年百慮而無

一得然後知世所謂道無非畏途唯出世間法可盡心耳躁是在席硯者多旁行四向之書備將迎者皆無赤髭白足之侶深入智地靜通還源客塵觀盡妙氣來宅內視宵中猶煎鍊然間士元嵩姓陶氏本丹陽居家世有人爵不藉其資於毗尼禪那極細牢之義於中後日習摠持之門妙音奮迅願力昭答雅聞予事佛而亟來相從或問師隳形之自對曰少失怙恃推辣心以求上乘積四十年身羸老將至而不懈始悲浚泉之有別今痛防墓之未遷塗謁莫備薪火恐滅諸相皆離此心長懸雖萬姓歸佛盡為釋種如河入海無復水名然具一切智者豈道百

行求無量義者寧用斷思今聞南諸侯雅多大
士思叩以苦調而布其末光無容至前有足悲
者予聞是說已力不足而悲有餘因為詩以送
之庶乎踐霜露者矜之有惻詩曰寶書翻譯學
初成振錫如飛白足輕彭澤因家凡幾世靈山
預會是前生傳燈已悟無為理濡露猶懷罔極
情從此多逢大居士何人不解解珠纓公序所
謂師居武陵有年數矣與劉游久且暱持其詩
與引而來即此也武陵即鼎州劉夢得與公永
貞元年同貶負外司馬劉為鼎州而公為永州
元嵩時自鼎州來公此序永
州作也次前篇當元和六年

中山劉禹錫明信人也不知人之實未嘗言言未嘗不
讎元嵩師居武陵有年數矣與劉游久且暱持其詩與

引而來余視之申申其言勤勤其思其為知而言也信
矣余觀世之為釋者或不知其道則去孝以為達遺情以貴
虛令元曷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兒以其先人之葬未
返其土無族屬以移其哀行求仁者以翼終其心勤而
為逸遠而為近斯蓋釋之知道者歟釋之書有大報恩
十篇咸言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詭者詭弋反切
多言也
雖為其道而好違其書於元曷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
合也元曷陶氏子其上為通侯為高士為儒先生一有
賢字

無生字一無
生與賢字

資一作見

其儒故不敢忘孝跡其高故為釋

承其侯故能與達者遊其來而從吾也觀其為人益見
劉之明且信故又與之言重叙其事

送琛上人南遊序

序云琛自京師而來又南出乎桂林桂林桂州也在永州作

佛之迹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言之著者
為經翼而成之者為論其流而來者百不能一焉然而
其道則備矣法之至莫尚乎般若經一作道之大莫極乎

涅槃世之上士將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經論則悖矣

而今之言禪者有流盪舛誤迭相師用妄取空語而脫略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已而又陷乎人又有能言體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須離也離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吾琛則不然觀經得般若之義讀論悅三觀之理晝夜服習而身行之有來求者則為講說從而化者皆知佛之為大法之為廣菩薩大士之為雄修而行者之為空蕩而無者之為礙夫然則與夫增上慢者異矣異乎是而免斯名者吾無有也將以廣其道而

被於遠故好遊自京師而來又南出乎桂林未知其極也吾病世之傲逸者嗜乎彼而不求此故為之言

送文郁師序

一作引文郁師公之族也序云挾海沂江獨行山水間蓋公時在永州而

師來也又云當世以文儒取名聲為顯官入朝受憎媚訕黜摧伏不得守其土者十嘗八九此

公自言
云爾

柳氏以文雅高於前代近歲頗乏其人百年間無為書命者登禮部科數年乃一人後學小童以文儒自業者又益寡今有文郁師者讀孔氏書為詩誦逾百篇其為

有意乎文儒士矣又邈而之釋背笈篋懷筆牘挾海沂

江獨行山水間脩脩然模狀物態搜伺隱隙

去逆切說文阮塞也

登高遠望悽愴超忽游其心以求勝語若有程督之者
已則被緇艾茹蒿芹志終其軀吾誠怪而譏焉對曰力
不任奔競志不任煩拏苟以其所好行而求之而已爾
終不可變化吾思當世以文儒取名聲為顯官入朝受
憎媚訕黜推伏不得守其土者十嘗八九若師者其可
訕而黜耶用是不復譏其行返退而自譏於其辭而去

也則書以畀之

送璿上人歸淮南覲省序

序云退使孺子執簡而序之與前送楊郎中使

還汴州序稱童孺同意作之年月不可考以文意推之公時尚在京師當貞元十四五年間也

負外郎劉公
其名未詳

金僊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於空無其
敷演教戒於中國者離為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
迷濁世用宗奉其有修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于後
學者以為持律之宗焉上人窮討秘義發明上乘奉威

儀三千雖造次必備嘗以此道宣於江湖之人悅其風而受其賜攀慈航望彼岸者蓋千百計天子聞之徵至闕下御大明秘殿以問焉導揚本教頗甚稱旨京師士衆方且翹然仰大雲之澤以植德本而上人不勝顧復之恩退懷省侍之禮懇迫上乞遂無以奪由是杖錫東顧振衣晨征右司員外郎劉公深明世典通達釋教與上人為方外遊始榮其至今惜其去於是合郎署之友詩以貺之退使孺子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辭曰上人專

於律行恒久彌固其儀刑後學者歟誨于生靈觸類蒙福其積衆德者歟覲于高堂視遠如邇其本孝敬者歟若然者是将心歸空無捨筏登地固何從而識之乎古者

贈禮必以輕先重故鄭商之犒先乘韋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秦人襲鄭

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于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

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魯侯之贈後吳鼎

魯哀公十八年公會

晉侯及諸侯圍齊十九年諸侯遂自沂上盟于督揚晉人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注壽夢吳子乘也獻鼎於魯因為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

馬為鼎
之先

今餞詩之重皆後吳鼎也

後一作衆

故乘韋之比得

序而先之且曰由禮而不敢讓焉

送玄舉歸幽泉寺序

作之年
月未詳

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於世者則思
入焉故有貌而不心名而異行剛狷以離偶紆舒以縱
獨其狀類不一也而有皆童髮毀服以游於世其孰能
知之今所謂玄舉者其視瞻容體未必盡思跡佛而持
詩句以來求余夫豈耻制於世而有志於物外者耶夫

道獨而跡狎則怨志遂而形羈則泥幽泉山山之幽也
閑其志而由其道以遯而樂足以去二患捨是又何為
耶既曰為余來故於其去不可以不告也